皇清經解

ロ仁12
478
342

P
2.0
742

公羊禮說

譏不親迎也（隱二年傳）

江都淩明經曙著

文那所錢有物

不通春秋之例者不足與言春秋之禮經書紀履繻來逆女伯姬歸於紀則卿爲君逆可知矣春秋之例外逆女不書失禮書故傳以爲譏不親迎也何以知不親迎之當譏乎親迎於渭文王行之周衰禮廢乃不行焉故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純從者畢元端乘墨車此則周公之儀禮也冕而親迎孔子對哀公之言也故傳以不親迎爲當譏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雖三代異制而親迎則同問者曰莊二十四年經書公如齊逆女傳何

上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非此之謂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而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逆女爲非禮則公之如齊爲非禮灼然可知何注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據此則諸侯重於大夫亦更無有越竟之事矣後儒不察顧氏棟高議之曰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主之後世遂成鐵案之不可易拔本塞原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嗚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之好異亦至此乎奈何以文王之所行周孔之所言而視同弁髦乎

考仲子之宮隱五年經

漢魏六朝諸儒之說不可誣也朔經傳平傳曰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何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將立其子爲君而可使其母不廟食乎妾不得配食非特立廟將祭於何所乎喪服小記謂慈母不世祭非不祭也穀梁謂於子祭於孫止羞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祔於妾祖姑爲壇以祭之爲桓母立廟求之經傳未爲過也故何氏以爲得變禮汪克寬曰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按汪說非也後世洪儒援此以正名定分者具詳於方策豈未之見耶目

不涉書史無怪乎其持論之紕謬也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匡衡曰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庶不得配食文帝更追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宜太后議者或爲宜配食申宗臧壽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義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光武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議者從之又元帝鄭夫人生簡文帝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虞和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歷觀以來有引此以追崇妾母者乎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莫此爲甚矣

先謁宗廟 桓元年注

嗟乎儒者說經之弊可勝言乎不融會全文只就一字一句而

廟之及舉通篇文義以證之而後先牴牾弗顧也周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於前蘇軾著論於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伏生本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脫簡與否姑不具論第就顧氏之說而按之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顧說如此按康王之誥末句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顧言踰年稱王是沒喪之後矣踰年即沒喪可乎況既已沒喪稱王又何故釋冕而反喪服耶不獨謂前有脫簡而此處當云羣公以下十六字必是衍文而後其說乃可通也何注先謁宗廟事畢後反喪服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歿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通考按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是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南齊書蕭琛議曰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位必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此四證也南史沈文阿議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預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唐書張柬之曰顧命云

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及羣后咸在則殂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此六證也王應麟因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

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而倍經任意者其亦可以息議也夫

紀侯來朝桓二年經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其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白虎通恩澤侯表皆有此說何氏本之顧氏棟高曰漢氏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帛之爲闕文之說而誤之也按顧說非也女

子子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也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以爵不授以權又有何國柄之可移耶況春秋之義外戚秉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强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豈亦未見此注耶全氏祖望曰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三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是眞平情之論矣

廩者釋治穀名桓十四年注

徐疏廩之言藻之義按文義未足今引而申之廣雅廩治也爾雅廩廯也郭璞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孫炎注廯藏穀鮮絜也又按澡與藻通采蘋箋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清喪服澡麻帶絰注澡者治去莩垢喪服小記帶澡麻注藻率治麻爲之正義云謂戛率其麻使其絜白也廣雅澡治也以澡訓治以治訓廩轉相證明然非何注以廩爲治穀名則廣雅之廩治也幾令人費解而孫注之於爾雅亦未見其精審矣古書不易讀也如此然則孫注之較勝於郭此其一端矣

復九世之讎莊四年傳

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太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孫相揖讓可乎況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此言九世之

讎可復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極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而顧氏棟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帝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其說之偏亦至於此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耶邊疆之釁何代無之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此亦公羊之流毒耶以此誣傳而傳弗任其過也

師及齊師圍成莊八年經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成與盛通惠說非也若此處指爲通假之字而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本同姓魯滅同姓春秋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繁露謂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

大夫宗婦莊二十四年經

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曰何以知其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又言褻栗云乎賤脩云乎此婦人之禮而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又云受笲段脩升進北面姑坐舉以興又曲禮婦人之贄榛脯脩棗栗故云然也曰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之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此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曰古亦有此文法乎曰有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故其文法相同此亦如喪服傳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故曰有之曰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曰魯之大夫宗法可考乎曰不盡可考也然自惠公既立諸侯絕宗臧僖伯爲孝公之子是爲別子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哀伯爲繼別之宗子由是而伯氏瓶臧文仲宣叔武仲皆大夫而爲宗子者也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

禘祫從先君數閔二年注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昉乎曰法諸天道而已矣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祫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禘曰禘祫何以從先君數

曷爲而通數乎曰閔有定乎閔有定則禘祫不能無定曰又何以各自爲年不相通數乎曰此後世之失不足以難之且亦知不相通數之弊乎先儒議之詳矣唐韋縚禘祫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遞相承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享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據此所議概可知矣況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閔則書禘於文則書祫經無譏禘祫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八年禘數之十年祫十二年祫二十四年禘二十六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祫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也是準何氏之說最爲精當豈有禘祫並作之理若準鄭氏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是以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徐氏不明禘祫皆爲殷祭故有不合五年再殷之說蓋當時鄭學盛行言禘祫者皆本禘祫志徐圭其說而不自知其倍於何注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公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頒會之節遠因宗本按此乃與

注不異紹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申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審是則徐疏之誤不辨可知矣

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傳

何注土謂社也按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據此則知不言社而言土者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之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社稷之神若是勾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之說諒矣足以破許氏之謬王肅難鄭馬昭之等通之宜崔靈恩是鄭而非王也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則變置社稷者亦指所配之人耳

不郊而望　僖三十一年傳

何邵公曰此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董仲舒亦云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譏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喪尚不辟況他物乎春秋左氏宣三年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預注前

年今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二傳不殊而張洽汪克寬之徒虛肆莠言創爲謬說張以爲天王崩甫四月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汪以爲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執是說者其亦未嘗從事於王制乎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志答田瓊曰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王粲謂鄭康成伊雒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儒先之說具在諜諜者何爲乎即使以漢文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漢儒之說舉不足信豈二傳之言亦不足信乎吾以爲棄經傳之舊文廢先儒之成說一掃而空之摭拾膚淺之言以立新義啟自啖助故史臣以爲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助所階已然則後世之見異思遷懼然顧化者無怪乎其比比然也嗚呼蔑古荒經豈獨張汪敷輩而已哉

練用栗主　文二年傳

有桑主何爲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藏於廟室所嘗奉祀故以栗主易虞主神無二主齊桓作二主孔子譏之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曰於練何也曰禮十三月而練練而祔廟若不刻而諡之祔時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祫祖注附新死者於祖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雜記自祔至於練祥大祝付練祥周祔在

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還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還廟信乎曰此鄭氏之創說也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又安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理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有檀弓可證鄭氏之注士虞禮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而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云然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亦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將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遂謂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後世於卒哭之後不祔廟三年而祔唐宋以來未之易也然亦非左氏之義矣用栗者何氏引齊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周人以栗是也與白虎通五經異義之說並同不作社主也

功臣皆祭　文二年注

注祫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按此春秋說文也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及功臣者

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紮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小祫大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既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即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殷禮歟

躋僖公　文二年傳

兄終弟及之昭穆古今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一以爲兄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范甯曰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己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故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孔穎達從而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惠

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
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
穆之序矣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
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於閔公上不順小惡康成何爲
而駁叔重耶然則非三傳之過是不善讀三傳者之過也閻若
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之明文耶
曰其說出於公羊而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此例自
施之於服制必不可通之於廟制所謂春秋無達例也儀禮曰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後漢
朱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毋弟宦
子咸有臣志由此觀之以弟繼兄可也卽以兄繼弟可也甚至

以叔繼姪亦無不可何休注曰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其服皆斬
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於終喪告廟與父
死子繼者無異是知虞繼唐夏繼虞一如殷繼禹而武繼文也
譬之論帝系者曰虞夏商周一脈相承不啻如子之繼父孫之
承祖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
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云爾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
而以爲父子非祖孫而以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
將不得上及於祖耶而況生前則爲父子死後變爲祖孫生前
則爲兄弟死後變爲父子吾不知當禘祫之時昭穆合食一堂
將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在順帝

下太常焉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議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故沖遠以爲先儒無作此說者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也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

羣公不毛　文十三年傳

鄭氏曰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按擇牲者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舂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牷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

天子娶十二女　成十年注

徐氏曰唯天子娶十二女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按徐說非也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蔡邕獨斷曰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鄭氏檀弓注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據此數家之說皆以爲夏制安見其非古禮耶

弟無後兄之義成十五年注

弟不可以後兄又曰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二者不同將何是之從乎曰此義不明無怪乎輾轉而不可解也諸侯之禮與大夫不同諸侯以國爲體大夫不世豈可同哉經兄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繼世不立則旁枝承統不獨弟之後兄即以兄而後弟可也此但以國體爲重而不暇顧其私親至於大夫則不然白虎通曰諸侯奪宗大夫不得奪宗諸侯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即如公子仲遂莊公之子也閔僖既立則仲遂爲別子矣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閔僖有別又與後世爲始祖所謂別子爲祖大夫不敢祖諸侯繼別者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可也然亦必取昭穆之相當者宗無後不得絕以支子繼大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獨異姓不故漢安帝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春秋之制也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此建子之月在當時周未有用建子之月者然則以何時郊按易說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三王則周在其中是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若云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圜丘此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其夏正郊天祭所感生之帝周以木德祭靈威仰夏正郊天后稷配冬至祭天帝嚳配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郊與圜丘異況圜丘名禘而不名郊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故云周郊未有用建子之月者此也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月或云用冬至之日若用冬至之日冬至不恆在上辛故其說兩無據焉魯郊轉卜三正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

可以亂宗即別宗同姓亦不可當取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者喪服所謂同宗則可爲之後此不易之常經而仲遂則異是春秋之義元功之臣有誅無絕仲遂無元功而有大惡若據誅君之子不立之義則仲遂父子皆在誅絕之科本不當立後即使違禮而立後亦必當取廢逐者之子姪輩而立之不當以弟後兄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孫以王父之字爲氏歸父之子稱仲氏可也歸父之弟稱仲氏則不可經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顯然爲歸父之子爲仲遂之孫矣悖禮害義無大於此者安得引閔僖之例以相難乎

郊用正月上辛成十八年傳

三代天子之郊無有用正月上辛者故何注云用正月上辛者

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設有定日又何待於轉卜三正耶況
魯又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杜預云魯只有建寅郊天及龍
見而雩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然魯
不敢與周郊天同月魯既降下天子若必以建寅之月郊爲得
禮是與周天子同用夏正有是禮乎繁露云郊常以正月上辛
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此與公羊說合而郊特牲孔疏云王
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爲周郊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
日之至也謂用仲舒之說不知何據至若王肅以爲周郊此不
足怪不信鄭氏六天之說僞造家語以佐其說混圜丘與郊爲
一謂冬至祭圜丘卽冬至郊天之證其悖於春秋之說也亦宜

仁之也 成十六年傳

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悁矣注
悁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劉敞曰仁行爻
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云時尚幼則罪在
正卿矣春秋何故反仁之乎按劉此論可謂隨矣仁與人通表
記注引此作人之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劉
不知仁與人爲通用之字而妄發議論如此然則何爲仁之乎
傳曰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
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
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痛傷忠臣不得
其所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其
行合禮其志可哀也穀梁傳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此亦如公羊

閔錄之辭

夕牲告牷后稷成十八年注

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宗廟之夕牲在廟何注夕牲告牷后稷此是祭后稷而告牷非郊天而告牷於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牷於后稷事不經見此臆說也陋儒猶欲强爲解說是逐狂而東走也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之前一日告牷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據此告卜郊於祖不閒郊之前一日告牷於后稷也孔賈之疏皆云卜法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是十日之中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而謂古禮有之乎若云卽以卜日告廟之時又告牷於后稷則告牷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日午後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若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則享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牷后稷何以不指頻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告牷后稷乎又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者今夕牲也特牲

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此舉漢法以況之據此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之時何嘗不告牲魯祭后稷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牷牛純色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據此正是灌而迎牲殺牲告牷又安有告牷於后稷之事況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已亡舉今以證古也使古有其禮鄭必不舉漢法以況矣而況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牷於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又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注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騂令統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今之郊祀然也據此亦何嘗有郊牲必告於廟之事按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七年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據此則宗廟夕牲之明證也又按魏書禮志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否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曰先仁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據此郊是一事告廟又是一事設使郊牲必告於廟魏主又安得而欲廢之耶公羊所謂用者不宜用九月當

用正月或人所謂用者用后稷以配天然此處當指不宜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者九月用郊失禮之大者郊既不可祭后稷亦不可矣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已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氏遂舉郊之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氏云若今夕牲矣疏謂舉漢法以況之然則何氏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以言古禮不亦僞乎

作三軍襄十一年經

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

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古春秋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今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供乃作中卿官以益司馬踰王制矣故書而譏之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據此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公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復周公之宇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

數而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
言三萬則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鄭此箋有所未安故答臨碩
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故兩解之據此則魯本無
三軍而又何疑焉曰經何以言三軍而傳曰三卿也
曰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
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
非故相左也曰春秋之兵多以師名今言軍而不言師何也曰
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言之故鄭志
答趙商云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乃言軍耳
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
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卿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
有四五乎而趙氏不察遂執此以駁公羊十年經秋七月壬午齊
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
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
解又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也

王猛入於王城（昭二十二年傳）

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劉敞曰非也
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
子也如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王
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按劉說妄也說有彌近是而大亂眞
者不可以不辨方喪未葬也則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傳稱子
康王自謂也左氏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若既

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又此經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三年之內則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若三年除喪之後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白虎通父殺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又按詩序閔予小子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疏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古之人已除喪尙有不忍稱王者有未踰三月而稱王者乎劉好爲此黷亂不經之談何也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此豈在喪之常辭乎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然則不當稱王而稱王則其當國之情可見矣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乎此矣此游夏所不能贊者也然非好學深思之士比而同之不可得已故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問者曰何以下文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於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春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從省文例也若於王猛之篡不明一年之中書王見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於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俗儒不察往往執此類以相難而不知小辯之破道也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豈亦未之聞耶曰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於王城猶書齊小白入於齊也若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爲篡乎故兩書王猛也孟

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
風矣目爲常辭是何足與言春秋

諸侯僭天子昭二十二年傳

後漢五行志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
僭上今按傳稱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之屬諸侯之僭可得
而指焉至於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
春秋也漢武帝册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
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然
亦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又何所證也及觀
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
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云天
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是知古人立言無一字無來歷者惠氏
棟批周禮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
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泉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
地可乎鄭氏精於三禮而疎於諸經易學尤疎故言有缺誤按
惠說非也鄭氏亦嘗注書注易未必如是之疎也虞書十二章
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引十二章欲以何明也況繪以爲衣
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言取象而已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
地而繪繡之矣故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而地黃故云畫
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氏云乾坤卽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
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劉向說苑孔子
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史來言周廟燔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

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合觀諸說不獨春秋見嚴顏之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貢禹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皆公羊經師今其言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而盡廢之矣

不葺城定元年傳

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葺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詩毛傳葺所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如魏志劉馥傳以草苫數千萬枚天雨城欲崩以苫葺覆之此其證也何注又云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按此即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也蓋何氏見當時經師有作衰城者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師古注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此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毋生之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各異故兩存其說或曰說文無葺字葺本俗字在二十九字之中公羊傳本作衰葺是淺人所加經傳不當有俗字此說非也若以爲說文必當從闕然公子陽生何不據說文改爲覕然乎踏階而走何不據說文改爲趹階乎孔釋文亦云葺或作衰陸氏所見已有兩本不同何必據衰以改葺而不存古人之舊乎嗟乎兩漢經師知三家經傳有異同如賈馬之傳但臚其異同而不執一定之見以刪其異者非不知趨簡易然而不敢也至

俗儒逞肊奮筆改使古字古義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豈不痛哉若云開成石經作衰春秋有嚴顏之別且不得據漢石經以改之何論於唐況唐石經字乖師法已爲劉昫所譏安見其可從耶若云經傳不當有俗字吾應之曰何衰何笠見於毛詩稾車載衰笠見於儀禮況石經於詩作何衰是自亂其例也而又何說焉

更受采地於京師　定四年注

何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按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禮運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封之人此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以鄰入於齊鄰郎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尚書大傳與繁露爵國篇所說同益指始封之采而言之大夫所以有世祿也若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鄭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者采取其賦稅而已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

天子雕弓　定四年注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按敦弓疏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盡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事不經見未必然也然荀子大略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孔氏未之見耶荀子爲先秦之書具有其文何氏亦非無據矣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慍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矰弓矢千釋文矰音盧黑弓也傳彤弓朱弓也彤盧之名亦散見於經諸侯彤弓之說無疑矣敦弓傳敦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然則天子雕弓之說亦無疑也徐疏解云古禮無文未免失之於鹵莽

璋判白　定八年傳

何注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徐疏何氏與鄭同按此疏大謬不然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此言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珪曰璋與毛同而鄭以爲璋瓚與何異何以爲郊天鄭以爲宗廟之祭絕然兩途而徐謂何與鄭同其亦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於仲舒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於此可證何氏之說有自來矣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徐亦沿上章之說而致悞與

皆毀廟也 哀三年傳

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者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喪以閏數 哀五年注

喪有以閏數者九月以下也喪不以閏數者期與三年也大功以下本以月數故數閏期三年之喪本以年數故不數閏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禮有取於三年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公羊曰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故以爲閏也按今喪期若不沒閏是不漸三年之氣且以閏附前月而與二十五月之例不符矣至於五月九月三月之喪本以月數何氏曰喪數略也以月數

恩殺故併閏數班固鄭元射慈賀循之倫咸無異議晉簡文帝
崩再周而遇閏博士孔粲謝攸皆引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則乙未實閏月而
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
閏月祥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
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王彪之曰吳商中材小官非名
賢碩儒爲時準則又取閏無證據直擧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
取不合卜遠之理徐廣曰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
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不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始
過矣鄭袁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
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
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
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
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按何氏謂葬三年之喪始
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是以閏在喪表則沒之始死之
月則不沒若范甯之說雖始死亦當沒閏與何異也宋湘東國
刺稱國太妃以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祥周忌當在六月爲取
七月制禮官議正博士邱邁之議按吳商議閏月死者應以本
正之月爲忌謂正閏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
後忌取周年今十二月與閏附前月之說同與始死數閏之說
異南齊皇太子穆妃以七月薨其年九月閏未審當月數閏爲
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左僕射王儉等議以來年五月晦小祥至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按是又爲調停之說而不合禮經之舊制矣北魏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一月而龍虎並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按是三年之喪數閏而遭罪遣也世謂六朝之人放於禮法之外而豈知南北諸儒於服制如此其嚴哉隋開皇之初太常牛宏撰定禮志三年及喪期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閏

元禮同按此與何氏始死數閏之說不同其餘又何嘗怫異也哉

行夏之時 哀十四年注

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之法當用夏正而並非顯然以改周正也至宋人說經往往鄉壁虛造遂謂以夏時冠月趙氏汸駁之曰周人改時改月如使周不改時則聖人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則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趙說足以正宋儒之失按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

正農緯厥耒記於夏之正月豳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則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葉　幹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學海堂

江都淩明經曙著

禮說

喪服齊衰期章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

論曰易禮春秋此皆以例言者也其中有正例有變例且有變例中之正例有正例中之變例更有變例中之變例也參伍錯綜非比而同之不能知也即如斬衰章子爲父臣爲君此正例也設有祖爲君祖死而父應繼立或以廢疾不立或以早死不立是祖死父不得立而孫立則今君受國于祖不受國于父將

以常例服祖期乎抑不服祖期也受宗廟社稷之重不得以輕服服之恐人致疑焉故傳以爲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變例也然凡父卒傳重于祖者莫不服斬是變例中之正例也此指祖爲君父卒而孫爲君則今君之臣祖之臣也孫爲祖服斬臣爲君服斬固也乃有始封之君其父與祖未嘗爲君是今君之臣于君之父祖無君臣之分此不可從服斬也故君爲父祖斬而臣從服期也此變例中之變例也不獨始封之君爲然也繼體之君亦有之曾祖爲君曾祖卒祖應受國祖或以廢疾不立則父當立父又以早卒不立則今君之立爲受國于曾祖也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注言曾祖何也若是受國于祖則祖薨羣臣爲之從服斬不當期也言君受國于曾祖則是祖未嘗立也祖未嘗立則今君之祖于羣臣無君臣之分不當服斬故孫爲祖斬而羣臣爲君祖期也觀鄭志答趙商之問而趙宋且引以定一代大禮則鄭注之爲功偉矣

喪服齊衰期章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

論曰傳專據上經女子子無主者而言也注則推廣經例而言之者也注說爲詳矣報者無降殺之差兩相爲服也不報者有降殺之差一重一輕也然亦有兩相爲服有似于報而其實非報者此經傳所以著不報之例也女子子出適大功今以無主

而加至期女子子反爲父母期其服相當有似于報而不知女子子反本爲父母期不因父母爲之期而始爲父母服期此不得云報者一也父因女子子無主加一等爲之服期女子子不得因父母加己一等己亦加父母一等爲之服三年此不得云報者二也按傳曰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推等此意則必加父母三年而後得云報耳故戴聖石渠禮論亦云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伸其服也據此知伸之云者伸其在室本服之三年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不得伸尙安得而言報哉唯之爲言獨也經但言子未嘗專指女子子若如傳言但就女子子而言恐後人致疑焉以爲唯女子子不報然則男子報矣鄭故云子中兼有男女其例乃通耳疏言父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

爲期何得言報按賈疏誤矣父母爲衆子期子爲父母三年此而不報又何待言推鄭之意唯據長子父爲長子斬長子亦爲父斬其服相當有似于報然子爲父母本服三年亦不因父母爲之斬而始服斬以報之耳不關餘子也據此卽男子亦何嘗報耶注故以爲失之矣

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疏此傳雖文承大夫下亦兼解公之昆弟未悉公爲何人不降弟公不降子亦不降與大夫同也

論曰昆弟服期見于不杖章今昆弟服大功何也記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疏昆弟以旁尊降今是公之庶昆弟並無旁尊可以降其昆弟之理然則公之庶昆弟爲庶

昆弟服在大功者此非以旁尊降直以厭降也賈氏誤引公不
降子亦不降之例矣且傳明言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
則其爲厭降可知雷次宗曰公羊傳國君以國爲體是以其人
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據此知大夫無餘尊之
厭則所謂公之庶昆弟非指國君而何故馬融亦曰言庶者謂
諸侯異母兄弟也國君絕旁期于庶昆弟無服庶昆弟亦不得
相爲服若父卒之後庶昆弟爲其昆弟服大功而猶不敢伸服
期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知爲餘尊之所厭
不過大功則公舍國君而別無所屬若大夫之嫡子爲庶昆弟
大功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如大夫爲之皆大功則此公之
庶昆弟爲昆弟大功並非從期服以尊降一等而爲大功此直
從厭降而伸至大功耳至于大夫之庶子爲嫡昆弟期故傳曰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大夫爲庶子大功庶子爲庶昆弟亦
大功故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難者曰公之庶昆
弟于昆弟父在可以無服乎曰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也注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疏公子亦厭降不敢私服母與
妻據此知母妻無服而于昆弟反有服乎且鄭注公之庶昆弟
則父卒也推此知父未卒並不得在大功之例矣

儀禮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
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
女君同以上馬氏舊讀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

服其私親也 按得與女君同下今傳文有此二十一字賈疏以爲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誰置之必是鄭君置之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以上鄭氏讀

論曰自鄭氏破舊讀以來議者紛呶不已今列舊讀于前鄭讀于後合經例以申其說焉舊讀謂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三人服仍有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妾之私親夫妾之私親而可繫之于爲君之下耶繫之於爲君之下可以謂自服其私親耶凡經在前傳在後絕然不紊今如舊讀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云云則傳何以不依序次先釋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反退其傳于嫁者之下也是謂後先顛倒矣通經有此例乎且禮決嫌疑經傳于妾之私親則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見于齊衰期章矣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皆加其字以別之今繫于爲君之下無其字以別之亦何由知其自爲私親也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妾之兄弟加一私字辨嚴義正而可繫于爲君之條之下耶況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于齊衰期章爲衆昆弟又見于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豈非爲女子子

發例而非爲妾之私親而設也且其文亦與齊衰三月章同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是其例已又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此者不降明有所降推尋傳注之意其不敢降者正統之親如齊衰三月章不敢降其祖是也其可降者旁親也卽此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云云也已嫁降一等若未嫁而降一等此逆降之說所由來也下言二十一字若云傳文通經無此文法確是鄭氏之言加此二十一字于篇所以指舊讀之誤若曰誠如舊讀必以爲世父母云云謂妾自服其私親而後可也夫謂妾自服其私親而繫於此可乎所以推原其誤而斥言之者也後人誤入傳文斷斷然已至于逆降之說疏已詳言之旁統之親若不逆降而阻其于歸之期不亦失輕重之宜哉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論曰自來多不解此以致成粲之徒刪去記文之所二字以爲嫂叔有服之證夫嫂叔無服傳已大書特書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可謂彰明較著者矣是豈不足以徵乎然而揚成粲之餘波者尙紛紛不已何也此節兄弟二字蒙上文小功以下爲兄弟之例此節賈疏妻從夫服其族親蒙上鄭注兄弟猶言族親之例據鄭注兄弟指族親所容廣矣故賈氏以從母之類當之不然豈有經言兄弟而注言族親經言兄弟而疏言從母之類者乎可謂儗不于倫矣鄭賈以喪服名家夫豈若是之舛哉鄭

兵于此節無注上文已發凡起例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其不解者非不能解上例已明固無須于再解耳且鄭于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此正是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之切證也賈亦習聞其說故以從母之類當之矣或曰外戚亦有兄弟之目于他經有徵乎曰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非其證乎若夫小功以下爲兄弟後人不解以下二字之義以爲小功以下則緦麻也夫由緦麻而降一等是無服矣無服而可謂之等乎故知夫之諸祖父母見于緦麻章夫之姑姊妹見于小功章夫之世叔見于大功章此皆從夫服降一等者則其不指緦麻也明矣夫之所爲兄弟服猶言夫之所爲小功服也必從小功起例者服之數窮于緦夫服小功者妻降一等而爲緦下此則無服無服則不必著論矣或曰兄弟中可包從母之類乎曰其中何含有高曾之服高曾之服且該于兄弟之中又何論于從母之類耶以下者小功章自從祖祖父母至從母之類皆所謂以下也問者曰小功何以有兄弟之目也曰從祖祖父母者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者父之從父兄弟也從祖昆弟者己之再從兄弟也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凡此之服皆由兄弟而生故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且喪服條例親者言昆弟疏者言兄弟自斬至緦經傳中無言兄弟者唯記乃有之耳夫爲昆弟本服期設使妻爲之服當服大功今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又云小功以下爲兄弟又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妻由小功

降爲緦麻緦麻不可以服夫之昆弟也明矣而況兄弟又非昆弟之可比也服制不同稱名亦異乃欲比而同之以爲有服之證不亦誣于禮也乎且無服之例一見于檀弓又見于奔喪經傳如是別無異義而說經者欲逸出于經傳之外以求勝于古人吾誠不得而知之矣

喪服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

邦人

論曰經傳之所不足者記以明之此節記宗子爲殤而无爲殤後者之服也殤無爲人父之道故列其服制如此宗子統理族人故雖與宗子絶屬者宗子死爲之齊衰三月已見齊衰三月章矣設使宗子爲殤而死將以齊衰三月服之乎是與成人無異也若從三月降一等則是無服矣于是記以明之曰凡宗子殤而死絶屬者不服齊衰所以異于成人也爲之大功衰小功衰三月可也大功小功並言者不定有長中下殤也記云皆者大功衰三月小功衰亦三月故云皆也但降其衰不降其本服三月也祇服三月而不依大功九月小功五月者恐同于殤大功殤小功也此指絶屬者而言若其親者還依本服服之即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注以本親之服服之是也又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疏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是也故曰親則月筭如邦人也

三年問然則何以至期也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

降至于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孔疏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義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

論曰凡經傳諸所疑問皆有所據未有無據而問者此經何以至期據三年以難期也孔云父母本意三年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試問子之爲父與父歿爲母亦有一期應除之制否無此制則必承上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問既云三年而何以父在爲母期出繼爲本生父期也故下文答云至親以期斷

至三年加隆焉爾本生父以出降父在爲母以尊降雖已抑屈然但去其加隆仍行其期服耳孔又云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然三年之喪至期雖有變除之節而未曾以期爲斷下文以期爲斷是只服期而不服三年故知何以至期也必當如鄭注矣總之三年之喪無一期應除之節知此則孔疏之說不可從矣此問何以至期者因上文有三年之服也又云何以三年者既至親以期爲斷又有三年何也故答以加隆鄭氏未誤疏固無庸依違其說也

後漢書禮儀志注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樞將發于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

天子舉哀

論曰此漢世之失禮也後沿于魏于是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非漢有以啟之與春秋曰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籥卒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也君之于臣且有因喪廢樂之事而奈何值父母之喪而有鼓吹鳴鐘送終之事乎是父母之喪比臣子之不若也說者曰鼓吹非金石之樂也然按之古今樂錄漢有鼓吹鐃歌十八曲鼓吹有龍頭大橫中鼓獨楊小鼓皆有品秩天子以賜臣下及軍旅用也古無此樂有之自漢始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用之于大喪尤非其所矣且詩云乎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以此驗之得非樂乎故太常王彪之以爲鼓吹亦樂之總名也攷之釋樂徒吹謂之和月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已爲樂況鐘鼓乎而可云非樂乎

晉書禮志間邱冲懷帝服楊悼后議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令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于是從之

論曰黃帝正名百物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禮制一失致令前後抵捂都不可解矣楊悼后者武元楊皇后之從妹楊駿之女也元后臨終以叔父楊駿之女有德色願備六宮帝泣許之乃以賈后誣譖絕膳而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神廟不配武帝後又從虞潭之議配食武帝當后母養懷帝遇難帝尚幼

及卽位后當祖載羣官議帝應追服或以庶母慈母小功五月或以慈母如母服齊衰閭邱沖議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愚按皆非也白虎通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也今悼后以元后崩而再娶非古制也古者一帝一后元后旣配武帝而悼后又配是一帝二后矣二后匹敵有是禮乎悼后別廟立神不配武帝淮春秋攷仲子之宮是也而惜其不入廟者乃以非罪廢也然而國譜帝諱已成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故當時皆以爲非于是復配武帝夫旣諡曰武悼皇后入廟配食是待之以嫡而非庶矣及其母養懷帝而羣公之議引妾母慈母之服何也喪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今悼后生穆皇后死配武帝而乃引妾母慈母何耶何以不引繼母如母也天子雖無再娶之文然業已再娶則以繼母之服服之可也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此何說耶而又從之是謂過矣且惠帝元后之子也繼母如母惠帝事悼后當如母也羣臣希賈后之旨黜其太后尊號不知春秋之義誅不加上悼后果有殺父之仇耶而妄引文姜之例也故張華以爲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惠帝之失不待問而可知懷帝繼惠帝而立者也以公羊之說証之僖之繼閔臣子一例懷帝當以太后之禮事孝惠羊皇后而以太皇太后之禮事武悼后以帝統論之不計私親則于羊皇后有何嫂叔之嫌耶乃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爲皇太后豈不知爲人後者爲之子當絕其私親所以尊統而重宗耶崇

私親而虧國典未有若斯之甚者矣君子知晉禮之不可問矣

宋書禮志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以尚書何禎奏始依古典

論曰後世以意改更禮制而先王之精義亡矣如致仕之臣爲舊君服三年此似合于義不知致仕之臣所以不欲令其持服三年者厲在位之臣而抑致仕之臣也一致仕便同于民始知在朝之臣所以高爵厚祿者爲其共襄治道也反是則不異于齊民矣況君臣本以義合故斬衰之章有正有義今已致仕是君臣之義已睽于其反初服之時一其制而同于民民者無位之稱今已無位而不得上同于卿大夫矣然又不能與民盡同者故爲小君有服是恩深于民也在舊臣亦甘心服此者示其謙遠之情不敢與延臣抗行耳昔晉穆帝崩尚書郎曹毓等奔赴皆服齊衰治書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曹毓自理曰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今去官者服在官之服固爲過制非聖誥所許此後世爲舊君不服三年之證是以喪服傳曰爲舊君孰爲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古典固如是矣奈何至魏而易之晉人猶有持此議者虞喜曰廢疾沈淪罔同人伍不淪臣道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此亦承魏世之誤而發此議揆之喪服禮意乖矣

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奏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有主矣故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

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乎

論曰此駁許鄭之說也異義謂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蕝鄭注儀禮然則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于是鄭學之徒若崔靈恩賈公彥皆從之厥後司馬書儀朱子家禮咸用結帛依神矣鄭志答張逸之問以爲孔悝有主或未代之君賜之使祭不得引以難此也以爲宗廟之中大夫士皆有主者徐邈與淸河王懌之說也懌說具如前矣徐氏同之其皆引公羊以爲有主之證斯不然矣何注云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者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爲今君臣也據此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據此知有攝祭之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爲攝木主

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疏于時冢宰攝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是不得以經傳之有攝主遂爲木主證也難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鬲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而君薨夫人喪在內今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鄭注亦謂凶與陳饌牲器時審此云廢者指凶與之時而言也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歟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

矣世爲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未可知也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此懌等傳會之辭非公羊之義也

唐書三宗諸子傳高宗太子宏上元二年薨詔謚爲孝敬皇帝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釋服

論曰禮制至唐其乖違不可問矣兩漢以來高祖光武皆爲開創之君一則尊父爲太上皇一則尊父爲太上皇考有以旁支入承大統者于本生之父其上尊號稱曰皇而不以帝蔡邕獨斷詳言之矣豈有皇帝之尊號而加謚太子者乎魏明帝之詔以爲由諸侯入承大統其有稱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是並皇之稱而不可得前代立制若是其嚴也今高宗倒置至此豈在朝無一諍臣乎百官從制三十六日釋服

是直以臣爲君之服服之矣傳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知當
日何以肆行無忌也春秋公會王世子何邵公注自王者言之
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斬衰曰公上大夫之家臣也疏何
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于三公
之義據此廷臣安得以君服服太子乎背春秋之義矣晉惠帝
爲愍懷太子服長子三年已非正禮愍懷本庶子所謂傳重而
非正體者也齊武帝爲文惠太子服期已非爲適子三年之制
羣臣服齊衰三月而已今唐臣從漢制以君之服服之不已過
乎其三十六日者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也蓋武后
欲謀篡國酖太子高宗不知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跡是時政出
于后高宗尸位而已故范祖禹以爲不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
法也

宋史禮志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時光宗
以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期

論曰寧宗于吳皇后曾孫也爲曾祖母本宜服齊衰三月今服
齊衰期過矣喪服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喪服小記爲祖後者
爲祖母三年光宗爲吳皇后服齊衰三年禮也後漢吳商答劉
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禰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
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
吾固曰光宗爲之服齊衰三年是也至于寧宗不得以爲升降
也當服其本親之服而已晉徐農人問殷仲堪以父爲高祖持
重子當何服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亡後

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于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爲升降先儒具有明文惜宋之禮臣未有據此以爭者蓋光宗本以傳重而加至齊衰三年故其子不應從加或以父服未終而子已釋服爲嫌答曰此固無妨也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此豈非父服未除而子服已除之證乎若齊衰期是以服祖之服服曾祖母矣可乎此由不知曾孫之服不得與孫之承重者同升降也然則禮制可以不素講乎

唐會要惠昭太子廟樂六章

論曰此謂一舉而三失也太子不得有謚白虎通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天子太子元士也十無謚知太子亦無謚晉太常賀循曰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故古人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無由作謚春秋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今按惠昭太子立方踰年而薨年十九歲夫以春秋之例言之卽位未踰年無謚況立爲太子未踰年乎無謚明矣太子不得立廟莊公二十八年子般卒注未踰年之君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鄭駁五經異義曰未踰年君者如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卒弗謚不成于君廟者當序于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于

陵孫毓五禮駁亦云其沖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于宗廟四時祭祀于寢而已是太子立廟于經無徵晉惠帝世愍懷太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公然立廟之議創自江熙東晉之失未足據爲典要太子不得有樂傳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又曰樂以象功太子何功而有何樂之可作乎吾固以爲一舉而三失者此也而況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卽準恭世子戾太子之例亦不必復諡古有以兩言爲諡者成湯是也白虎通曰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按周書諡法解不悔前過曰戾漢人制諡猶爲近古而惠昭則徒爲美諡無所謂明別善惡也豈一字尚不足以盡之耶漢雖祀戾太子后然稱園而不稱廟卽使立廟亦當使太子子孫主其祀不必爲之分署官寮八處營修四時祭享物須公給人必公差也難者曰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在其中無廟則祭于何所曰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疏宗子殤死祭于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爲陰厭凡殤則祭于宗子父廟當室之白是爲陽厭經雖有祭殤之文而無立廟之制夫唯祭于父廟祭于祖廟則太子死其不別爲之立廟審矣今惠昭太子年十九雖男子冠而不爲殤然準殤不立廟則惠昭不應有廟準未踰年之君不立廟則惠昭未立爲君更不宜立廟其時裴子餘議曰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此言何其謬也夫經例有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經術不明妄發論議而謂經傳更無異說可

乎唐之失禮羣臣不能辭其過焉

唐會要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虞潭殷仲堪並

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除祭蓋

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

論曰公除者庾蔚之所謂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也

此衰世之事當時禮官不通春秋之旨而誤引以斷禮者也公

羊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非此之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

時公子遂聞父母之喪徐行不返非君命不返者蓋重君此指

人臣受命出疆而聞喪故不急行以冀君使人代之非平居無

事時可比傳曰古者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門尚不呼有何

行公祭之事耶傳又曰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公祭非金革之比且公使之非也金革不可使

況行公祭乎傳又曰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右之道

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今服制未終葬即公除而

行公祭是吉凶而相干也衰麻甫脫而與弁冕相接可乎魯閔

公二年吉禘于莊公何邵公曰都未可以吉祭其時閔公服莊

公之喪已二十二月而除喪鄭元曰公心懼于難務自尊成以

厭其禍先儒猶或非之事具經典可覆按也而乃妄引春秋緣

飾經義以文邪說不亦誣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

祭不待葬而公除宜爲蔚之所斥矣

通典喪服小功五月章馬融曰在室者齊衰周適人者大

功以爲大宗後疎之降二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一

體不降姑也

論曰此與鄭氏異也喪服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是與馬不降姑之說不同按期服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賈公彥曰姑對姪姊妹對兄弟據出適人本降在大功以無主之故故爲之服期而姑姊妹亦以期報之是姑與姊妹同稱無一體之別也此出適無主不降姑姊妹之例同也大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此出適人有主而降姑姊妹之例同也以在室本服周出適降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故姑姊妹從大功降一等而爲小功鄭氏同降之說是也馬氏明降一體而不降姑之說非也通經之例姑姊妹降則俱降又何有于姑而不降之說耶經傳不言姑舉親以見疎從偶省文也

通典緦麻三月章庶孫之中殤馬融曰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疏者畧耳

論曰鄭以中爲字之誤馬以言中則有下二說不同以經例推之鄭說是也經有言長殤者矣有言下殤者矣有言長殤中殤者矣有言中殤下殤者矣或長中連文或中下連文無單言中殤者故喪服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若緦麻章有中殤則傳中不必發此問矣故鄭以爲字之誤耳其言中不能有下者以中連上下也中字不獨從下並可從上故馬氏從一偏之說爲不可從且以喪服篇次

禮說

江都淩明經曙著

通典晉袁準云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無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許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

論曰嫁母之服於經無文鄭氏以爲齊衰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況母親乎故譙周以爲據繼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皆不言爲後不爲後之別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不服此議是也今且以出母之例例之喪服小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注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據此適子不爲出母著服蓋父在雖適子爲出母有服父卒則適子

攷之長中殤皆入緦麻則其爲下殤無疑王肅又云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亦不知中可連上下也亦一偏之見與馬言中以見下同一弊耳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六終

杭州姚　禮舊校
南海陳　韶漢軍樊　封新校

一人不爲出母服經有明文然則袁準云爲父後猶服嫁母之說不確矣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是夫子尚在斯時伯魚未嘗爲後父在爲出母期禮也所以父在得爲出母服者以宗廟之祭祀子主之爲後之名指父之父不在不得爲出母服者以宗廟之祭祀子主之爲後之名指父死不指父在說者不得以伯魚爲出母服引爲後以例之也宋庾蔚之云繼母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袁準廢祭之說誠不可以爲訓也

通典庶子爲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天子達於大夫皆然

論曰賀氏號爲儒宗而此議則有所未當賀義未明所據然其說本之服問也按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注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小君同舅不厭婦也疏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據此知賀所云庶子之妻尊所不降昉于此矣而不知庶子有爲後不爲後之別如其不爲後諸侯于妾母無服故庶子厭于父而不得伸爲其母練冠麻衣而已傳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爲後而父卒爲其母大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大功章所謂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庶子之妻舅不厭婦不辨舅之存亡而爲姑齊

衰服問所云是也若夫庶子爲後而承重則爲其母緦傳所謂與尊者一體而不得服其私親也賀云自天子達于大夫其中包有諸侯矣設使庶子爲諸侯之後則庶子之妻爲君夫人也將因妾母之喪而廢祭乎抑不廢祭乎君無服而夫人可以有服乎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今夫人齊衰可以與于祭乎夫吉凶不相干衰麻不接冕弁以此推之賀說固不可行耳然則庶子爲後其妻安得服其本服耶且向來經傳所云都據大夫士之庶子若天子之庶子爲後則又不同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據此天王無服然則王后不當有服也明矣賀云自天子達之之說又不可通也通典並載孔瑫庭晉綦母邃論說賀慮之說皆非也孔與綦母言之而不詳故爲廣其義而論說之俾後君子有攷焉

通典宋庾蔚之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祀于子婦至祖服自以姑爲適所謂有適婦無適孫婦也祖以適統唯一故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適猶以庶婦服之

論曰庾氏之說從喪服傳注而推之者也喪服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注嫡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庾故準嫡子之例有嫡婦無嫡孫婦矣庾知此者以嫡不可以有二也喪服期章專論祖爲嫡孫之服制指祖在而言之嫡子死而後立嫡孫故祖爲之期祖爲嫡孫期則孫婦亦當爲嫡孫婦乎似嫡可以在孫婦矣而不然也嫡婦在而嫡孫之婦亦同于庶婦者何也嫡婦

之名不得以夫之存亡易也既爲嫡婦嫡子雖死祖自以婦爲
嫡不以孫婦爲嫡周制則然也然則嫡子既亡嫡婦之名不可
解嫡婦之服不可降而喪服小記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
之小功何也曰此指嫡婦之無子而言故鄭注謂夫有廢疾及
死而無子不受重者蓋嫡婦無子而不受重必將取支子以入
繼大宗是嫡婦不爲舅後矣故姑爲之小功小功者庶婦之服
也喪服之例鄭氏言之詳矣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婦將不傳重
于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據此則知嫡
婦有子可以傳重祖安得不以嫡婦視之耶越婦而服孫婦之
嫡皆後儒之謬古無此說也

通典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
服紀有殊理未有得習學者詳議于是侍中魏徵等議曰
謹按舅服總麻與從母同小功制可

論曰服之制有五由斬而至緦傳曰外戚之服皆緦舅與從母
皆當服緦而不同者抑有由焉小功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
名加也疏以名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而舅獨不可以父名
者異姓之人不可謂之父猶之同姓之人不可謂之母故父之
姊妹謂之姑而不得以母名必同姓而後稱父異姓而後稱母
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知異姓不得有父稱
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注世母叔母之屬知同姓不得有母名
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與尊者一體而姪之爲
姑則服在大功雖同爲父之一體而男女義殊服亦有別姪不

能伸其服與世父母叔父母同猶舅與從母同爲母之一體而不得同服也序父黨之服凡有父名者則尊之此方父而推之而姑無與也恩義各有所施無由強爲之同雷次宗曰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又云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唐人見不及此舅與從母同服似協人情而不知于先王制服之精義亡矣外戚不過緦雖以母之父母之尊從母之親加之不過小功而止此亦強幹弱枝之義歟

御覽賀述禮統嫡夫人爲八妾服三月

論曰此肊說也不杖期章妾爲女君注女君君嫡妻也女君于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喪服略注令擧妾使同姑女君使同姑女君于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報之則竝后之誡意無所徵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量嫌之責按女君於妾無服諸經傳亦無服妾之文賀以爲八妾三月果何據而云然耶公妾賈疏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注天子諸侯降其臣妾故知公與夫人于此俱無服也或曰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何也曰宮中死者謂臣僕不指妾也

冊府元龜太常賀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寢廟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義也

論曰賀說非也不能舉經義以定國制乃以光武爲辭謬矣漢

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
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于光武爲父故
上繼兄弟而爲九代接此制非是吾于春秋徵之而知其誤矣
春秋紀纖芥之惡采毫末之善未有事關巨典而失禮無譏文
者僖之於閔本以兄而繼弟公羊恐後人之致疑焉故發傳曰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注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春秋
別嫌明微故太史公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若以光
武不繼成帝爲是則僖之繼閔爲非也今傳言臣子一例是以
僖而繼閔矣爲人後者爲之子故云臣子一例文公升僖公于
閔公之上春秋譏其逆祀且不可而不上繼閔公可乎若
使僖公當別立廟以祀閔公則經必大書而特書矣夫築臺濬

洙事力小者尚記之況于廟乎立煬宮攷仲子之宮則書之設
使僖爲閔廟未有不書者今經無文可知當日必無其事矣且
使臣下祭之之說尤爲不經是以人主行之而未安晉元帝大
興二年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閔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
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可依禮更處亦
知賀循之議不足爲據晉哀帝欲上嗣顯宗以修本紀帝于穆
帝爲從父昆弟詔下議僕射江虨曰閔僖兄弟也爲父子則帝
應爲穆帝嗣此論甚正然晉臣無有知之者卒繼成帝賀循之
識遠不及江虨矣不以承代爲世而別立廟古豈有其制耶若
夫光武之世干戈甫定戎馬生郊國典朝章豹略粗定後之儒
臣安得舍經義而師漢法哉

陳氏禮書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
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羊譏
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與鄭氏之
說合矣
論曰陳祥道之說經多不可據其率肊而言者如謂公羊亦以
二十七月而除是也公羊傳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而畢並
未言及祥禫之制不知陳氏何以知其與鄭合也且云僖公之
喪至文二年冬適二十六月今按何注僖公以十二月而薨至
此未滿二十五月蓋自僖公十二月而薨至此冬十二月僅得
二十四月故何云未滿二十五月也又不知陳氏何以云適二
十六月也依杜氏長歷推之乙巳公薨于小寢杜以爲乙巳十
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無論儒者不信經而信注已非況
又以杜預之注以例公羊是全不知經師之家法矣且公羊文
二年傳云三年之內不圖昏若適二十六月是已在三年之外
矣安得云三年之內耶徵諸經傳注其誤不煩言而解矣
陳氏禮書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
也鄭氏改雞斯爲笄纚恐不然也纚亦作縰
論曰陳氏禮書論括髮云雞斯之喪不可以考此論纚制云雞
斯爲哭聲以無經傳可證故言蓋以疑之然鄭氏之破雞斯爲
笄纚夫有所授之也高堂生之禮以次傳于后蒼蒼授戴德孔
冲遠多取戴氏之喪服變除以疏注鄭氏之說蓋本之於大戴
按喪服變除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可見禮記

經師所見之本本作笄纚也又云父爲長子不笄纚不徒跣妻爲夫妾爲君笄纚不徒跣齊衰三年者父歿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爲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皆不笄纚徒跣戴氏言之鑿鑿並不作啼聲然也纚亦作蹝者攷之盧植小戴禮記注櫛縰縰所以髻承冠以全幅豐而用之按賈疏云斬衰用筍齊衰用櫛盧以櫛縰連文亦非啼聲可知纚爲綃髮之縮親始死孝子去冠唯留笄纚至二日乃去知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是去冠也知二日乃去笄纚者士喪禮小斂結髮故去之也賈疏又云男子斬衰名括髮齊衰名免齊斬婦人同名髽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必如此者去飾之漸也

陳氏子喪服變除之節未詳何爲而駁先儒耶

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于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既言從母與舅故知是舅爲二夫人者爲之服也

論曰宋以來說經之儒往往改經文義而獨申己說如檀弓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而張以爲非是何也蓋古者重男女之防雖叔嫂無服蓋推而遠之況母黨之親自從母舅而至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也夫舅之子於從母之夫無服從母之夫爲舅之妻服從母之子於舅無服舅之妻爲從母之

夫服此外甥所不得不非之者也其非之是也禮緣義起義之所不能推者卽服之所不能制也不爲無義制服故君子未之言也今二夫人相服或人求其故而不得以爲同爨有緦麻之親今此二人同居或援同爨之誼故權制此服耳張云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說似近情果如是則檀弓當云爲二夫人服不當云二夫人相爲服相爲服云者是彼此互相服非一人服二人也屈經申己豈不詭哉

雜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者嚴也陳澔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堊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

論曰陳氏之說不盡然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之父不爲衆子次于外注云子庶子略自若居寢喪服疏譙周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是也亦有齊衰居廬喪大記云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射慈答徐整問出妻之子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是也問者曰爲妻廬不已重乎曰喪服傳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故服制同于母況伸其恩于廬杖而柳其哀容居處不能盡同也雜記妻視叔父母疏妻居廬而杖柳之視叔父母據此無所謂嫌矣亦有始居廬而終居堊室者此變除之節也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是也雜記所云齊衰當指爲祖父母世父母

之類不得指子爲母夫爲妻也晉劉寶盧欽喪妻皆爲廬杖之制其時輕薄者笑之不亦過乎

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集說繼公謂室老家臣之長者也士凡士之爲家臣者皆是也經惟言公卿大夫耳而傳以有地者釋之則無地者其服不如是乎似失于固矣

論曰凡經所不見者當以意求之傳注所以與經相表裏者以能足成其義耳經不具故待傳注以補之也若經所不言傳亦不言尚何需于傳注耶如經但言衆臣則必有不在衆臣之列者矣故補之曰室老與士皆貴臣其餘衆臣也不然則不知經之所謂衆臣何所指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鄭知此者以傳云君謂有地者也傳必以爲有地者以貴臣之中有士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而已今既有士則其爲有地之君可知矣士不得以凡士之爲家臣目之者以其貴于衆臣也貴于衆臣故鄭以士爲邑宰也必邑宰而後可以爲貴臣而不同于衆臣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知異于衆臣也室老得爲貴臣者賈疏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按賈疏兩引皆作大夫不名家相長妾與今曲禮異賈必知大夫者以大夫稱家也故知其貴也如魯三家皆有地則公山弗狃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成宰冉有季路之爲季氏家相皆是也且有地與無地之君其禮不同無地公卿大夫卑家臣皆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

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必分別貴臣衆臣者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衆臣布帶繩屨貴得伸不奪其正也且經亦有爲貴臣服緦者馬融曰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也鄭氏曰貴臣室老士也若敖氏乃漫無分別然則君亦爲衆臣服緦耶何其舛也貴臣之制至戰國而後亡矣譙周曰大夫受譲內之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衰代至則除之按秦幷天下而爲郡縣不復有貴臣之服其禮殆與封建相終始者矣

喪服傳齊衰不杖期章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集說繼公謂嫁人雖在成然終不可忘其所由生故以本宗爲歸宗也歸云者若曰婦人或不安于夫家必以此爲歸也其於爲父後者特重以其爲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小宗其昆弟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於夫家之宗也

論曰繼別者爲大宗婦人出嫁而可以大宗爲小宗以別於夫家之宗耶此眞妄說之可怪者已馬融曰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王肅曰嫌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故敬宗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婦人出嫁猶爲宗人服齊衰三月而能以大宗

爲小宗耶宗之大小有一定而可以私親爲降殺耶期服章爲
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
宗故服期也注小宗明非一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
如其親之服避大宗經傳明文大宗與小宗別齊衰與期又別
敖乃以繼別之宗爲小以別於夫家之宗尤聞所未聞白虎通
宗者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夫家之宗更非婦人之
所得而主也且以繼別之宗爲小乃以大宗屬之夫家耶此不
通之尤者也經言宗子直言之至於宗子之母宗子之妻皆加
之字以別之此不以宗與婦人共之之證春秋考仲子之宮注
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絶也喪服經
傳宗子母妻加之卽其例焉王既分別言之見不必大宗兼有
小宗鄭氏亦然不言兄弟言昆弟者大功以上爲昆弟小功已
下爲兄弟婦人無父可歸則歸於大功以上之昆弟可也

喪服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集說繼公謂庶人此服夫
妻同之非當家者則不服也

論曰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此指
庶吏胥徒而言不言民者民不盡在官故不足以包之若天子
畿內諸侯境內亦無不服齊衰三月者且喪禮互相發明故上
文云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則民爲齊衰三月不
嫌不明復發傳者恐庶人與民有異故曰庶人爲國君不言天
子以此推之皆同也檀弓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據
此庶人爲天子服可知又白虎通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

王者崩京師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又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有非當家者不服之理教氏說經最爲害義不經之談何其多哉

喪服小功五月章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集說繼公謂尊云者爲其爲母之父母也子之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於其母一等母爲父母期子爲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

論曰馬融曰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馬所以知此者以喪服記云外親無過緦麻母之父母雖尊其爲外親一也皆當以緦爲斷今以母之所尊故加服小功若如敖說本宜小功非加服也則外親以緦斷之說爲不足據也馬氏又曰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以尊名故加小功敖氏曰母爲姊妹大功子從服當緦以有母名故加一等而在此章云外親皆緦見此爲加矣按外祖父母從母本氏一例從加敖於外祖父母則以爲本服小功非從加於從母小功則云從如同一外親之服以緦爲斷而一從一違究不知其何意夫五服遞降之例唯施之於本宗如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強幹而弱枝至於外親則無論親疎一例緦麻聖人之義至精至密而乃以遞降之說施之於外姓非制禮之本意矣敖於全經之中或疑傳注之明文或破先儒之舊說無所發明賈疏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與馬

少異而所謂加至小功則一也先儒注疏可妄非乎

喪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集說繼公謂先娣後姒則娣長姒穉明矣

論曰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敖氏不知此文義致令長穉顛倒其說傳以娣穉姒長恐人疑其尊卑有異而服制有別也欲明其例故變文書此娣在姒上明穉可加於長上以見其尊卑之無異焉融曰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長穉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明其尊敵也鄭注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謂長婦爲姒婦此注本之于爾雅王肅曰按左傳云魯人之穆姜筮子容之母皆謂穉婦爲娣婦長婦爲姒婦此婦二義之不同者今據傳文與左氏正合宜即而按之按下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釋娣以長釋姒公羊曰娣者何弟也左傳曰長叔姒生男可證已敖既以娣長而姒穉違先儒之義又改傳文以從已說曰娣長也今傳作弟長也並不作娣長可知其謬妄敖又云娣長也下有脫文說經往往不得其解遂指爲有脫文不亦誣乎

喪服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集說繼公謂之子二字當爲衍文

論曰敖氏絕不紬繹經傳關穿全書往往不得其解而妄以爲衍文如記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敖以之子二字爲衍文是也三年章與此記互相發明

傳曰所爲後者之祖父母妻此非己之妻故疏云妻謂死者之妻卽爲後者之母然則此所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亦非己之兄弟是死者之兄弟于己爲世父叔父兄弟之子于己爲兄弟此章言降本親之兄弟一等於所後之兄弟不降服之如親兄弟所爲後謂父也所後之兄弟謂世父叔父也所後之兄弟之子謂兄弟也降者本親之兄弟不降者所後之兄弟一言而決矣如敖說之子二字衍文不知所後之兄弟當指世父叔父而不得指爲兄弟之子乃指兄弟耳敖氏於此例尙不能明而妄意疑經何其謬耶

喪服記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集說繼公謂謂之二字似誤亦當作爲爲兄弟者爲兄弟

服也

論曰敖氏不通傳例故作此解儀禮有昆弟又有兄弟者一字之別聖人正名之義寓焉傳曰昆弟一體又曰昆弟四體不言兄弟言昆弟者此指親兄弟而言故在期服章而有一體四體之喻也至于小功章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伸明昆弟兄弟稱名之異凡稱兄弟者指小功以下稱昆弟者指自期以下也並非謂之二字之誤廣韻兄況也又謂之昆也又況也況況滋益也昆明也況昆同義故可互稱昆弟況弟皆指親兄弟而言不在此例矣且鄭于此章注云大功以上者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故知此云兄弟指小功以下不得與親者比若果昆弟又何待于加一等耶此因疎而加之並非因親而又加之也明矣敖氏以

禮服著名而鹵莽如此抑又何歟

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集說繼公謂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也

論曰若傳文有錫本作滑易則鄭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豈非贅辭乎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敖云鄭司農據此記未誤之文非也先鄭亦以滑易釋錫字并非據此記未誤之文而作滑易也先後鄭相去不甚遠未必先鄭所見之喪服傳作滑易後鄭所見之喪服傳作有錫也且經傳之言錫者多矣注疏皆以滑易解之從無經傳之文有作滑易者敖氏可謂無稽矣儀禮冪用錫若絺注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疏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

半而總加灰錫也疏取總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釋名錫衰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說文有緆字緆細布也或作麳按即經典之錫字也儀禮燕禮注今文錫作緆蓋通用耳麻未有滑易者惟錫之乃滑易耳故玉篇錫治麻布也凡此皆可證敖氏之譌

儀禮集說繼公謂先儒以傳為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

論曰敖氏謂傳記非子夏所作何其妄也古未有以禮經之記為儀禮者昔韓昌黎於學無所不窺猶苦儀禮難讀歐陽修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儀禮之廢由來久矣

習之者少師法無傳敖氏奮其私智輒改傳注以從己說而不知邪說害人有甚于水火盜賊者孔沖遠曰周禮見于經籍而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據此儀禮未有作禮經之記者矣孔沖遠又云其禮記出自孔氏至孔子殁後七十二子之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據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禮記而非儀禮也況漢已來之注儀禮者與注喪服者皆分別言之如鄭康成注儀禮全經十七篇方謂之儀禮注若單注喪服如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劉道拔周續之之輩陸德明曰自馬已下皆注喪服者漢書藝文志蕭望之傳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從未有喪服一門謂之禮經之記者但目之爲喪服而不總目之曰儀禮者以儀禮中不獨喪服言喪服者見其于佗禮不講而獨擅此也且漢書藝文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並未云禮經之記亦不得以上有禮古經五十六篇經七十篇牽扯合而爲一改禮古經爲禮經刪去古字又合下記爲一名之曰禮經之記此眞妄誕不經之談矣喪服一卷不獨儒者言之釋氏有精于此者沙門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六朝之

際師說未亡於此可證後人以爲不急之務幾不措懷亦與三傳同東之高閣而已間有性嗜樸學篤好禮經者又爲俗說所溷如敖氏謂傳記非子夏所作是已

齊衰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郝敬儀禮節解曰按鄭爲父母期雖女君不得降以傳體君之說爲誤非矣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若同凡人妾自爲重服違君自遂似乎不可耳今以國君之貴尚不厭妾凡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其引春秋季姜義皆後儒強作春秋未可如此讀也

諸曰郝氏之言不然也喪服傳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尊降其父母者歟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夫傳雖未明言謂女君可降其父母然妾不得體君體君者爲女君也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遂然則女君體君而不得爲父母遂也此鄭氏反覆傳意而得之以爲傳誤鄭深有功于經學也如此郝氏未解文義耳且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妾之父母與凡人同不待分別而始明況服制有定妾亦無從自爲重服之理爲父母期亦不得謂之違君自遂種種不明而置其狂喙何耶至謂春秋爲後儒強作不知公羊春秋亦子夏所傳與喪服經傳同出一人之手不得云後儒強作子尊不加於父母仁至義盡之言何可厚非鄭氏曾以此義爲伏后議後代從之未有改也郝氏雖欲斥之又安得而斥之哉

喪服小功五月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郝敬儀禮節解

曰君子謂君與女君子是大夫公子嫡妻之子重言子明異於士庶人與妾子之爲子也

論曰鄭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疏云禮之通例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合下傳觀之君子中自統貴人不必分君子二字爲文若一君字屬君與女君一子字屬君與女君之子下又有一子字無可伸說故云重言子字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爲子夫重言子字唯有女子子以別于男子從無子子二字而屬之男子者況士庶人與妾子不必重言以爲異通經從無稱士庶人爲君子者亦無稱妾子爲君子子者何須加一子字而始與士庶人妾子有別耶石渠禮論載聖曰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雷次宗曰蓋大夫已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然則君子二字唯大夫公子有之其他無有更可知矣此章論庶母之服庶人無妾亦無嫌疑之可避不待加一子字而始知其非庶人何故橫生異義而割裂如是耶

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五禮通考盛世佐曰爲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矣雖繼禰之宗亦得爲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禰即得主禰廟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小記所謂不繼祖與禰者亦謂庶子不繼禰而庶子之長不繼祖先儒攷之弗審固謂嫡嫡相承必至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

論曰子爲父服三年禮也父乃爲子三年不重乎故傳發問反覆以申明之曰正體于上又將以傳重也見二者闕一不可則父爲子服三年方是天理當而人情安也馬融曰體者嫡嫡相承正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于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賈公彥曰承重不得三年者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爲後是也孔沖遠之說與此同雷次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立故曰體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隆豈有淩天地混尊親者哉此亦知父之爲子三年非同泛泛傳又明之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馬融曰庶子賤爲長子服其服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喪服小記疏引馬注云此謂五世之嫡父乃爲之服斬也其說本之于戴聖聞人通漢鄭康成小記注云不必五世始以爲四世可耳不欲明破先師也鄭云不必五世者蓋以義推之不繼祖禰則不三年然則繼祖與禰則爲之三年祖繼與己身爲三及長子而四謂四世可矣不待五世知馬五世之說非者若如馬義當指繼曾祖者而言經明言不繼祖而馬可以爲不繼曾祖乎曾祖與祖有異矣故其說不可從耳如鄭四世則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服長子三年惟指大宗言之若夫繼禰者爲小宗小宗非繼祖則不三年然則盛氏五宗之說妄矣蓋傳明言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然則繼祖者乃得爲長子三年若繼禰者可以

三年則傳不必云繼祖當云繼禰也盛氏知其說之不可通故以繼祖者專指長子如此父繼禰長子繼祖僅三世耳而卽爲之服三年恐先王制禮不如是之濫也此惑于譙周之說五經然否曰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合而言之也此僅三世耳宜爲虞喜庾蔚之所駁正矣蓋不繼祖與禰者此指長子之父非據長子之身賀氏要記亦云己身繼祖乃得爲長子斬也小記疏庾氏發明鄭氏其義至精四世之說爲至當不易之論後儒紛更反失經義耳

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五禮通考盛世佐曰長子言未去者也謂此長子是大夫在國時所生故爲舊君反服若生于去國之後則無服矣後人鑿會其意乃以未去爲留在國者

論曰盛氏之談經義殊不爾也石渠禮論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大夫既已去國而長子猶留者公羊傳曰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此三年尚未仕于他國故長子在國主其宗廟祭祀白虎通曰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經云大夫在外傳云長子言未去也並非後

人錯會其意今乃分別在國所生在外所生不足據也

讀禮通考大功九月章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程迴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纔小功耳今以世雖而厚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

論曰喪禮當如此非于齊而獨厚之也禮當服大功者鄭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此說是也此禮不獨莊公爲然也凡由內嫁者皆如此他不見者文不具耳莊獨厚于齊也薛季宣曰主昏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

此不知禮者也與程同誤矣王姬必由魯嫁者公羊傳天子嫁女于諸侯必同姓諸侯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子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今王姬既由魯嫁有兄弟之恩則非外女可比于其卒也書之同于內女此春秋之例也非由厚其喪而書之矣吳澄亦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焉豈知春秋者哉魯不當爲齊主昏固也然重以天王之命安得而辭之哉故主昏僅爲小惡已于秋築王姬之館一譏而已不再譏也又何必于王姬之卒而再譏之耶書王姬卒比之內女三傳皆然諸儒說經更有出于三傳之外者不知何所師承也若云爲失禮而書禮固如此未嘗失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七終

南海陳 杭州孫 豐蕃校
澐漢軍樊 封新校